

刘丹岩 高清海 著

论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2638/23
辩证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刘丹岩 高青海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4 1/8 字数 83,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2074·88

定价：(7) 0.36元

封面设计：任意

出版者的話

這本書是由三篇論文匯編而成的，其中劉丹岩同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區別和聯繫”和高清海同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哲學與社會學的統一和分化”曾同時在東北人民大學人文科學學報 1957 年第 1 期上發表過，而劉丹岩、高清海同志合寫的“再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則是他們在東北人民大學 1957 年 7 月的科學討論會上的報告，沒有發表過。第二篇論文在這次出版時由作者作了若干修改。

這三篇論文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關係，並從各方面論證了歷史唯物主義應該從哲學中分化出來，獨立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學的問題。

關於歷史唯物主義是不是哲學的問題，哲學界存在着針鋒相對的見解。我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開展爭鳴是有必要的。我們出版這本書，就是希望能夠對推動爭鳴起些作用。

目 录

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

区别和联系刘丹岩 (1)

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哲学与社会学的統一和分化高青海 (17)

一 哲学对象的变化。哲学与科学的历史关系 (18)

二 历史唯物主义在哲学发展中的形成 (38)

三 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与哲学变革的完成 (58)

四 辯証唯物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

历史唯物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 (75)

再論辯証唯物主义与

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刘丹岩 高青海 (103)

論辯證唯物主義與 歷史唯物主義的區別和聯繫

劉丹岩

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是真正科學的哲學或宇宙觀。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是真正科學的社會學或歷史觀。這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本來是早已明確了的問題。

但自“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出版以後，只是由於在那本書里為了說明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礎，也即是說明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放在一起作為一節並且處處結合起來敘述，許多人竟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兩門科學之間的界限給模糊起來，甚至混合起來了。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在學校的教學大綱中，或者在各種論著中，在同一个大綱或論著中，竟都是這裡一會兒說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那裡又一會兒說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有人為了避免這種顯然的邏輯混亂而採取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獨立部門的說法。在專講歷史唯物主義的著作中，在標題上，不是說當做科學看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說歷史唯物主義

是科学。到底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科学，一般都不明确提出来，虽然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时也不能不与先前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学或历史科学对立起来。在学校的教学組織上，尤其是在課程組織上，一般都是把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起的，这就更容易把二者之间的正确界限給模糊起来。这就比較普遍地造成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哲学的一个組成部分的想法。这就既不能确切地理解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又在形式上取消了馬克思主义社会学。因而，在高等学校的教学計劃中，在社会科学各系就落到与自然科学各系一样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只当做与辯証唯物主义一起的一門政治理論課来学习，而不是把它看做是社会科学各系的一門基础課来学习，特别是历史系也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一个专业来学习（我們都知道政治經濟学在經濟系，既是一門基础課，也是当做一門专业来学习的）。而且，把兩門科学混在一起，又无形地减少了这两門科学的教学時間。所有这些現象，难道不都是由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哲学看所引起的后果嗎？

这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哲学一部分的看法，是既歪曲了对辯証唯物主义的理解，又歪曲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这无论对于辯証唯物主义的发展，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以及对于其它科学的发展，都是有害无益的。这种把兩門科学混同起来的看法和做法，与把它們割裂开来的看法和做法，是同样錯誤的。

因此，实事求是地澄清并改变这种混乱現象，正确地認識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現在

是不容再为推迟的事情了。

最近，我們哲学教研室的高清海同志写了一篇論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論文，他着重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来闡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学應該从辯証唯物主义的哲学中分化出来。現在，我这篇文章，将着重从糾正对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的曲解和对于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关系或內在联系的闡明两个方面来加以論述。

首先，讓我們从曲解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方面来看这个问题。我們先从引起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門科学混乱現象的苏共党史說起。苏共党史之所以把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放在一起并且处处結合起来論述，那只是因为这两門科学都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理論基础。在这里，在这个题目下，这种形式是正确的。但把这种形式固定起来并且因而把它們当做一門科学，那就錯了。其实，就在那节文章里，也并未在实质上混淆了这两門科学。在文章里，明明只說“辯証唯物主义是馬克思列宁主义党底世界观”^①，也明明說“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辯証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辯証唯物主义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現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②，又明明說“社会历史科学，不管社会生活中的現象怎样复杂，都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36 頁。

② 同上。

准确科学”^①。而且，在論辯證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特征的时候，又是特別明确地說为“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以与历史唯物主义区别开来。其实，只要我們深思一下，有哪一門科学不需要应用辯證唯物主义原理去研究呢？哪能因此就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哲学或哲学的一部分呢？另外，在这一节的前一节中也明明說“他們(指那一部分离开馬克思主义的知識分子)从两方面同时开展‘批評’，既反对馬克思主义底哲学理論基础，即反对辯證唯物主义，又反对馬克思主义底科学历史基础，即反对历史唯物主义。”^②我們真不了解为什么人們都不注意这些内容实质，而仅从表面形式上来曲解問題呢！

然而把历史唯物主义了解为哲学的人們还是設法想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其它經典著作中去找根据。他們于是就引証列宁的“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与三个組成部分”那篇文章，以为列宁是把历史唯物主义放到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看法。我們認為，首先，列宁的这篇文章，正如列宁在这篇文章中所說的，是为了要說明“馬克思底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所已提出的种种問題。他的学說是直接繼承那些偉大的哲学家，政治經濟学家和社会主义者底学說而起的”^③，因此，着重点是馬克思主义的来源而不是其組成部分。在这里，組成部分乃是配合着来源而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130 頁。

② 同上書，第 132 頁。

③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 1 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 1950 年中文版，第 69 頁。

談的。顯然地，馬克思主義的來源是永遠確定不變的，而馬克思主義的組成部分則是隨着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着的。因此，無論如何，我們是不應該把列寧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給僵化起來，尤其是不應該把它永遠不變的固定下來。其次，就是那時，列寧在這篇文章中，也並未把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只是指出了由於馬克思把哲學唯物主義貫徹於人類社會的認識，發現了歷史唯物主義，才使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成為完備的哲學唯物主義。謂予不信，除請查列寧那篇文章的原文外，還請看列寧的其它著作。

列寧在“卡爾·馬克思”那篇文章中說：“馬克思認識了舊唯物主義那種不徹底性，不完備性和片面性以後，就認為必須‘使社會科學適合於唯物主義的基礎，並根據這個基礎來改造社會科學’。”①在“論馬恩通信集”一文中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最為注意，他們對之有最重要最新穎的貢獻，因而在革命思想史上造成了天才進步的地方，就是運用唯物辯證法來根本改造全部政治經濟學，把唯物辯證法運用於歷史，自然科學，哲學以及工人階級底政策和策略方面。”②在“做什麼？”一文中說：“社會主義學說是由有產階級出身的那些受過教育的分子，即知識分子所制定的哲學理論、歷史理論以及經濟理論中長成的。”③特別是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

① 列寧：“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23—24 頁。

② 同上書，第 57 頁。

③ 同上書，第 118 頁。

攻击社会民主党人？”那篇文章中，曾經詳細地闡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社会学的别名，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的見解。为了加深这方面的認識，讓我們把他的話摘要录下。他說，“社会学中这个唯物主义思想，本来就是英明的思想。当然这暂时还会是一个假設，但这个假設是第一次使人有可能用严格科学态度对待历史問題和社会問題的假設。”① “这个假設也是第一次把社会学提到了科学的高度。”② “这个假設之所以第一次造成了使科学社会学出現的可能，还因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結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結于生产力高度，才給了坚固根据来把社会形态发展过程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沒有这种观点，当然也就不能有什么社会科学。”③ “正如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置到完全是科学的基础上来……一样，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放置到科学的基础上来。”④ “自‘資本論’出現以后，唯物史观已經不是什么假設，而是已用科学方法証明了的原理；……唯物史观始終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是唯一的科学历史观。”⑤ 列宁在这里所講的是再明确不过的了。我們認為列宁的这些話是符合客觀实际情况的，是客觀真理，除非有人能够用事实証明列宁的这些話是說錯了，那就不能不把历史唯物主义当做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0年中文版，第97頁。

② 同上。

③ 同上書，第98頁。

④ 同上書，第99—100頁。

⑤ 同上書，第100頁。

或历史学来看，就不能說它是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組成部分或哲学的一个独立部門。

可是，把历史唯物主义了解为哲学的人們也曾到恩格斯的著作中去找根据，他們說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就是由哲学、政治經濟学和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組成的，而且这也正与列宁所說的馬克思主义的三个組成部分相符合。但是这也只能瞞过那些未認真讀过“反杜林論”的人。因为，凡是讀过“反杜林論”的序的人都会知道这个体系原是杜林的体系，而并不是恩格斯的体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的初版序中說：“……我才能下决心放下其他的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論被装成为某种新的哲学体系的最終实际成果。所以就必須联系这个哲学体系去考察这一理論，这样就必須分析这个哲学体系本身，因之也就不得不跟着杜林进入他縱談天下所有形形色色事物，甚至比这还更廣泛的領域中。……这書虽并不抱定目标，要以另一个体系去与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应当希望讀者不会略过我所提出的各方面見解之間的內部联系。”①而在第二版序中則更为明确的指出：“本書所評論的杜林先生的‘体系’，包括非常廣泛的理論領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見解去对抗他的見解。因此消极的批評轉变为积极的了，論战轉变为馬克思和我所主張的辯証方法与共产主义世界觀的多少連貫的叙述——而这一个叙述是包含了十分廣泛的知識領域的。”②这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2 頁。

② 同上書，第 4—5 頁。

本書的內容，則是在哲學部門中包括着道德及法的問題，而在社會主義部門中才論述了歷史唯物主義。這樣，顯然地，我們不难看出，“反杜林論”里的三個部分與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會是怎樣的一種相符合了。同時，也不難不更深刻地認識到列寧是怎樣地聯系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淵源來提及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的。希望我們今後在馬克思主義的闡明中再不要把列寧在一定條件下所敘述過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那種說法凝固地，僵化地，到處永久不變地搬用吧！

由於以上的闡明，可見把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部分或一個獨立部門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是毫無根據的。而相反的，把歷史唯物主義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即唯一的科學的社會學則是顯然的。

其次，讓我們再從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質關係或內在聯系方面來進一步地研究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實質上，一般地說，是一個哲學與科學的關係問題，特殊地說，則是哲學與社會學的關係問題；而在这个問題的根底上，則橫亘着一個一般與個別的關係問題。

從科學、哲學的歷史發展來看，在人類認識和科學發展的初期，只有一種沒有分化的科學，其中也包括着哲學概念在內。後來，隨着各種實證科學的發展，首先是各種自然科學的發展，就一方面是用越來越多的科學從沒有分化的科學中分化出來，而另一方面則是哲學力圖成為科學的科學，力圖把各種科學都納入哲學體系之內（抱有這種企圖的學者，最大的一個也是最後的一個就是黑格爾）。這就造成了哲學和科學的對

時。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當時哲學科學發展的成果，在革命的實踐中，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學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從而把對自然和歷史的實際認識的各種科學，同時的也是最後的從哲學中驅逐出去，也就是使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都從哲學中分化出來。也只有這樣，才能把哲學真正地變成建立在各種實證科學基礎之上的一門總結各種科學的成果和指導各種科學發展的科學的宇宙觀和科學的方法論的獨立的科學。這就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總結了以前的哲學和科學並向前發展了科學和哲學，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社會學，奠定了各種社會科學發展的基礎，從而才終結了哲學與科學的對峙，終結了過去的哲學，創立了辯證唯物主義，打下了把哲學真正地變成科學的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獨立的哲學隨着實際之敘述而喪失其存世之媒層。出而代之者不外是由人類之歷史的發展之觀察所抽象出的最普遍的諸成果之綜合。這些抽象離開了實際的歷史，那單獨地是全無何等價值的。”^①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近代唯物主義，本質上說來都是辯證的，而再不需要任何站在其他科學之上的哲學了。既然對於每一個別的科學都提出要求，要它們闡明自己在事物的以及我們關於事物的知識的總聯系之中的地位，那麼關於它們總聯系的任何特殊科學就變成多餘的了。這樣從

①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群益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55 頁。

全部以前的哲学中，还保存独立意义的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其它一切都归属于自然的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之中了。”①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说：“马克思的历史观在历史领域给了哲学以致命的打击，正如对自然界方面的辩证法观点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无用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今无论在哪方面的任务，都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本身中去发现这种联系。这样，已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就只保留有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而仅仅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法则的科学……。”②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又着重指出了：“唯物论，象唯心论一样，也经过了一些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内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论就不可避免地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应用唯物论的观点来解释的时候起，在这里对唯物论的发展也就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③

那么，究竟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地创立了科学的社会学，奠定了各种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并打下了把哲学真正地变成了科学的基础呢？这二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密切的内在的联系呢？这乃是我们所要着重阐明的问题。

我們都知道：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内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24 页。

②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68—69 页。

③ 同上书，第 25 页。

核,把它放在现实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把整个宇宙看做是一个自然的物质的无限发展过程,同时也把人类社会生活看做是这个自然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

我們也知道,馬克思的辯証法不同于黑格尔的唯心的玄思的辯証法,而是把辯証法看做是自然界、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类思維活动所共同具有的客观发展規律,而是看做思維的辯証法不过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辯証法在人們头脑中的反映。因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任务并不是从头脑中制造一种辯証法,把它加在自然和人类生活上,而是借我們头脑之助从自然和社会中把它揭露出来。

馬克思和恩格斯有了这样对客观世界的辯証法的看法,这就給彻底地把唯物主义貫徹于一切認識領域之中造成了可能。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研究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研究了人类認識发展与人类实际生活发展的关系,这就同时既創造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社会历史学說,又創造了辯証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哲学学說。正如列宁說“資本論”的出現把历史唯物主义由假設变成了科学的社会学一样,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現也就把辯証唯物主义由假設变成了科学的哲学。

显然地,沒有辯証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便不会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創立;反之沒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創立,也不会証实和完成辯証唯物主义。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是互相生长和互相依存的。从思想方面看,辯証唯物主义是主导的,而从实际方面来看,則历史唯物主义是主导的。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馬克思和恩格斯自称清算他們思想(也就是确立他

們的思想)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在內容上絕大部分是闡述他們的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因为只有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建成他們的辯証唯物主义。这就是說，在实际上，沒有历史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形成辯証唯物主义，正如在思想上，沒有辯証唯物主义就不可能創立历史唯物主义一样。因为，完备的科学的哲学，或者說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是不可能仅仅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而是同时也必須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之上；同时，科学的哲学思想，不仅應該貫徹于自然界，而且同样地也要貫徹于人类历史。因此，既不可能設想，一个辯証唯物主义者可以不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也不可能設想，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可以不是一个辯証唯物主义者。这就不难明白，列宁說赫尔岑“接近辯証唯物主义而在历史唯物主义面前停住了”該有多么正确和透彻了。

在理解哲学和历史的关系时，当然我們可以料想，在沒有人类社会以前，宇宙就早已存在着和发展着了；并且也可以設想，就是将来人类社会不存在了，宇宙还是存在着和发展着。但是如果沒有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有人类对宇宙的各种認識，也就沒有科学和哲学。而且，这种認識的发展，也是直接依賴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認識之是否正确，也只有通过人类长期的实践才能判定。因此，在認識論的領域中是一点也离不开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而且，人类社会历史，总的看来，不过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在有了人类社会生活之后，自然和历史彼此就互相作用着，开始是自然作用于人类的大些，邇后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人类作用于自然就一天比一天的大起来。这就是說，人不仅是能够認識世界的，而且

还是能够改造世界的(双方也都包括人自己在內)。因此,当前無論对于認識世界來說,抑或对于世界本身的发展來說,都是离不开人类社会历史的。因此,任何科学理論,絕不能脫离开历史实践。这理論与实践的联系发现,乃是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精髓,这就是認識与实践的辯証法。曾被恩格斯誉为包含着新的宇宙观的天才的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馬克思的“費尔巴哈論綱”,其中心思想就正在于此。

讓我們再从現在的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門科学各自的具体內容来檢查一下,就会更具体地看出二者是如何地在具体內容上互相滲透着和互相制約着,并且在其发展中又是如何地互相推进着。

从辯証唯物主义方面来看,首先,在世界的統一性在于世界的物质性这一根本問題上,就必須是概括着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性和人类思維活动的物质基础在內的。其次,在談到人的意識和思維的时候,就必須闡明人的意識和思維,不仅是物質的产物,而且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即首先是劳动生产的产物。在談到認識問題时,如果离开人类社会实践,那是任何問題也得不到解决的。因为,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說明人类各时代各种各样的观念形态,才能合理地理解他們,并对之加以合理的解决和发展。至于辯証法既是概括自然、社会和思維都在內的宇宙間一切事物的普遍发展規律,当然就不能置人类社会实践于不顧,尤其是因为越是高級的复杂的运动形态,就越显露地揭示着事物发展的辯証法的性質。这就充分表明了,离开历史唯物主义,是不能闡明辯証唯物主义的,也就是离开科学的社会学,就不能有科学的哲学。